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专家主编 / 主译

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ПУШКИН

图 | 文 | 链 | 接 | 读 | 本 外国文学名著典藏书系

[俄] 亚·谢·普希金 | 著 刘文飞 | 译

普希金 小说选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专家主编 / 主译

普希金

小说选

[俄] 亚·谢·普希金 | 著 刘文飞 | 译

图文编纂 刘文飞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普希金小说选/[俄]亚·谢·普希金著;刘文飞译.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9.1

(外国文学名著典藏书系.图文链接读本/盛宁主编)

ISBN978-7-5059-5675-9

I.普… II.①亚… ②刘… III.小说-作品集-俄罗斯-近代 IV.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92094号

书 名	普希金小说选
作 者	[俄]亚·谢·普希金
译 者	刘文飞
图文编纂	刘文飞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0)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100125)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鄢晓霞
责任印制	焉松杰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0.25
版 次	2009年1月第1版第2次印刷
书 号	ISBN978-7-5059-5675-9
定 价	29.00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http://www.cflacp.com>

《外国文学名著典藏书系》总序

盛宁

尽管有人断言，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数字化时代，人的“动感地带”已转到了网络游戏、MP3和FLASH漫画等这些纯粹诉诸感官的领域，高雅的“文学”已成为沉睡的过去。但我们仍然看到，为数众多的对人生有了一点切身感悟的年轻人，终于还是徘徊到了中外文学经典的面前，希冀得到某种大智慧的点拨。英国的大剧作家琼森在评论莎士比亚时曾说过，“他并不囿于一代而临照百世。”看来，文学经典就是这样一种“临照百世”的大智慧。

然而，对于由影视和网络媒体哺育长大、只相信“直觉”和“本能”的新新人类来说，要真正进入“文学”的殿堂，他们的面前却有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因为“文学”殿堂的“入门”，是需要具

备某种特殊的认知和审美判断力的。此言既出，我几乎立刻就感到有人在一旁暗自窃笑：“都什么年头了，还跟我胡诌什么认知和审美的判断力！我只需凭借我的感觉，只要我觉得好看、好听、好玩，那就足够了。”是的，“认知和审美判断”这一套说辞，在今天的许多人看来的确是太迂腐了。但反过来，这岂不又证明，今天要进入“文学”的殿堂，则已成了一件近乎奢侈的享受。因为要获得这样的一种享受，仅仅凭着一个人的直觉和本能，那是远远不够的。它是必须支付可观的一笔学费——即需要经过一定的训练，具备一定的知识的积累之后，才能获得的一种认知和鉴赏的能力。而这种能力，从另一个角度看，不啻又是人逐渐摆脱其生物性的本能、进入文明的一个标志。

那么，也许有人又要说了，即使我有意涉足于“文学”，但现在的图书市场上中外名著经典浩如烟海，我总不能毫无选择地“拾到篮子里就是菜”嘛。的确，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这就产生了“好中选优”的必要。我们这套《外国文学名著典藏书系》，就是基于这样的原则一部一部地遴选出来的。当然，编者无意自诩所选的每一部作品都是尽善尽美的名篇名译，但是我们相信，由于所选作品的译者基本上都是对外国文学素有研究的学者，他们的高品位的人文修养，准确而传神的译笔，以及他们提供的与作品内容或成书背景相关的照片、插图和评析性的文字，一定能使有志于深入文学堂奥的青年人“开卷有益”。

《普希金小说选》 译者序

刘文飞

普希金不仅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也是一位伟大的小说家。在普希金的文学遗产中，除了那些长短诗歌和戏剧杰作外，还有总量约合四十余万汉字的小说名篇。这些小说无疑也是普希金用来奠基俄罗斯文学大厦的巨大基石，没有留下这些小说作品的普希金，也许就很难被视为全面意义上的“俄罗斯文学之父”。

普希金的小说写作开始得很早，据考证他在皇村学校上学时就写过小说，他现存最早的一篇小说《娜坚卡》写于一八一九年，但直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后半期，他的创作中才突然出现一个“散文高潮”。他从一八二七年开始写作《彼得大帝的黑孩子》，此后便几乎每年都进行长中短篇小说的创作，直到去世的一八三七年。这本小说集

所收的《别尔金的小说》、《杜勃罗夫斯基》、《黑桃皇后》和《大尉的女儿》四部（组）小说，不仅是普希金小说创作中最精彩的佳作，也是整个俄罗斯文学中最珍贵的名篇。

普希金第一部完整的小说作品——短篇小说集《别尔金的小说》（1830），以对俄罗斯城乡生活广泛、现实的描写而独树一帜。小说集中的人物，无论是一心复仇的军官（《射击》），还是忙于恋爱的乡村中的贵族青年（《暴风雪》）；无论是城里的手艺人（《棺材匠》），还是驿站里的“小人物”（《驿站长》），其形象都十分准确、鲜明，构成了当时俄罗斯社会的众生图。作者在这些精致的小说中所确立的真实描写生活、塑造典型形象的美学原则，所体现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民主意识，使这部小说集成了俄罗斯小说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

《杜勃罗夫斯基》（1832）是一个子报父仇的故事，复仇的过程穿插着爱情故事，做了强盗的主人公却高尚、大胆而又多情，这一切都带有当时在欧洲很流行的浪漫主义复仇小说的色彩，然而，普希金却通过这个以真实事件为基础的复仇故事，表达出了他关于俄罗斯大小贵族的斗争、贵族与农民的矛盾、俄罗斯乡村的分化、贵族青年知识分子的出路等问题的认识，于是，一个结仇——复仇、恋爱——失意的“绿林”故事，就演变成了一幅俄罗斯社会生活的历史画面。

《黑桃皇后》（1833）是普希金小说中较为独特的一篇。紧张的情节叙述，如老伯爵夫人被吓死的恐怖场面、赫尔曼大赢大输的赌局都写得惊心动魄，体现了普希金高超的叙事才能；在形象塑造上，作者采用粗犷的外部白描和细致的内部刻画相结合的手法，淋漓尽致地传导出了人物的心理；这个小说还是一篇典型的“都市小说”，其对都市贵族生活带有批判意味的描写，尤其是对金钱与人的命题的把握，具有强烈的现代意义。

《大尉的女儿》（1833—1836）是普希金最重要的一部小说

作品。这既是因为，它的篇幅最大，结构最完整，作者对这部小说写作素材的收集最为精心，它的写作时间也延续得最长，同时还因为，它的题材最为重大，人物形象最为成功，它也是普希金小说创作风格最集中的体现。作者以俄罗斯历史上著名的普加乔夫起义为背景，以主人公格里尼奥夫与普加乔夫的交往经历、与“大尉的女儿”玛莎的爱情故事为内容，将壮阔的历史场景与哀婉的爱情故事融为一体，写出了一部传世经典。有趣的是，这部小说也是普希金作品中、乃至整个俄罗斯文学作品中第一部被译成汉语的作品，它被冠以《俄国情史，斯密斯玛利传，又名花心蝶梦录》的汉语书名，由上海大宣书局于一九〇三年出版。

《别尔金的小说》最初是匿名发表的。一次，普希金在回答“别尔金究竟是谁”的提问时说道：别管他是谁，但小说就应该像他这样来写——朴实，简洁，明晰。这个回答，不仅勾勒出了《别尔金的小说》的写作特征，也界定了普希金整个小说创作的美学风格。

对于俄罗斯小说、以至整个俄罗斯文学的发展而言，普希金的小说具有无可替代的意义，因为它所体现出的鲜明的民族特征以及对生活的现实主义态度，使真正意义上的俄罗斯小说范式得以最终确立。而普希金笔下的“多余人”和“小人物”形象，“都市小说”和“彼得堡小说”的样式，“高加索”和“乡村贵族”的主题，“心理小说”和“爱情故事”的风格，更是对包括果戈理、莱蒙托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人在内的后世俄罗斯作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我们都来自果戈理的《外套》”。我们也许可以说：他们（俄罗斯作家们）都来自普希金。这不仅仅是就《驿站长》对《外套》的直接影响而言的，也不仅仅是就普希金对果戈理的影响和后者对前者毫无保留的崇高评价而言的，这更是因为，俄罗斯的小说从普希金起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转折，俄罗斯小说后来的诸多特征和传统，都可以追溯至普希金及其笔下的小说。

目 录

别尔金的小说 001·····	刘文飞 译
射击 006·····	刘文飞 译
暴风雪 019·····	刘文飞 译
棺材匠 030·····	刘文飞 译
驿站长 037·····	刘文飞 译
村姑小姐 048·····	刘文飞 译
杜勃罗夫斯基 069·····	刘文飞 译
黑桃皇后 151·····	刘文飞 译
大尉的女儿 183·····	刘文飞 译

别尔金的小说

刘文飞 译

普罗斯塔科娃太太：我的先生，他可是自小就爱听故事。
斯科季林：米特罗凡像我。

——《纨绔少年》

出版人的话

在张罗了此时呈现在公众面前的伊·彼·别尔金的小说的出版事宜之后，我们想附带地、哪怕是简短地介绍一下已去世的作者的身世，并以此来满足祖国语言爱好者们合理的好奇心。为了这一目的，我们找过玛丽娅·阿列克赛耶夫娜·特拉费里娜，她是伊万·彼得罗维奇·别尔金的近亲和继承人；但是，遗憾的是，她也无法向我们提供任何关于作者的情况，因为她根本就没见过逝者。她建议我们为这事去找一位可敬的先生，他是伊万·彼得罗维奇的故友。我们遵从这一建议，给他去了一封信，后接到如下这封热心的回复。我们把该信原封不动地刊载于此，也不加任何解释。此信是一份体现出了卓越见解和动人友谊的珍贵文献，同时，它也是一份相当翔实的传记材料。

尊敬的××先生！

我有幸在本月二十三日收悉您本月十五日发出的贵函，知您欲了解我过去的好友和近邻、已去世的伊万·彼得罗维奇·别尔金的生卒年月、工作和家庭状况以及他的事业和性格。我非常乐意完成您的要求，兹向您，我尊敬的先生，奉上我所能记住的他所有的谈话以及我个人的观察。

伊万·彼得罗维奇·别尔金于一七九八年出生在戈柳希诺村，父母都是诚实、高尚的人。他的父亲彼得·伊万诺维奇·别尔金

是一位准校，后来娶了特拉费里内家的姑娘佩拉盖娅·加夫里罗夫娜。他不富裕，但有节有制，持家有方。他的儿子在乡村牧师处接受了最初的教育。儿子对阅读、对俄罗斯语言知识的兴趣，大约就应该归功于那位可敬的牧师先生。一八一五年，他入伍进了一个步兵团（番号我忘记了），一直服役到一八二三年。他的父母几乎同时去世，这使他退了役，回到了故乡戈柳希诺村。

伊万·彼得罗维奇掌管财产后，由于缺乏经验和心慈手软，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将家事弃之不管了，由他逝去的父亲所制定的严格的规矩也松弛了下来。他撤下那个认真负责、机灵麻利，但却招来农民不满（农民们总是这样的）的村长，任命他的一个年老的女管家来管理他的田庄，这位女管家靠讲故事的本领赢得了他的信任。这个愚蠢的老女人从来分不清二十五卢布的钞票和五十卢布的钞票；她是全村农民的教母，全村的农民都不怕她；村民们选出的村长，对村民姑息迁就，还合伙伙来行骗，以至于伊万·彼得罗维奇不得不取消了徭役制，而实行了相当有限的代役制。但是就这样，农民们还在利用他的软弱，第一年就借故提出了减租的要求，后来几年，便用核桃、越橘之类的东西来充租；就是这样的东西，也还要拖欠。

作为伊万·彼得罗维奇已故父亲的朋友，我觉得我有责任向他的儿子提出自己的忠告，多次自告奋勇地去恢复被他弃置的从前的规矩。为此，我有一次到了他那里，要来账本，叫来骗子村长，当着伊万·彼得罗维奇的面着手查账。年轻的主人一开始还全神贯注地随我查着账，但是，当账目显示出，近两年间村民的人口增多了，而家禽家畜的数目却被有意地缩小了，这时，伊万·彼得罗维奇因这最初的结果而心满意足，接下来便不再听我说什么了，而就在我以我的核查结果和厉声的审问使那位骗子村长极其慌乱、完全哑口无言的时候，我非常遗憾地听到了坐在椅子上的伊万·彼得罗维奇那响亮的鼾声。从那以后，我就不再干涉他的家庭事务了，而将他的一切事情都交由上帝去安排（正如他自己所做的那样）。

但是，这些事丝毫也没有损害我们的友好关系。因为，我虽然因他身上所具有的软弱和危害极大的懈怠等我们年轻贵族的通病而感到悲哀，却又真心地喜欢伊万·彼得罗维奇；而且，这样一个温和、诚实的年轻人，是不可能不让人喜欢的。从他那一方面来看，伊万·彼得罗维奇也对我这个上年纪的人怀有敬意，他非常信赖我。直到他逝世时为止，他几乎每天都与我会面，听着我平淡的谈吐，尽管我们的习惯、思维方式和性格等大多彼此不合。

伊万·彼得罗维奇的生活非常俭朴，没有任何的奢侈；我从未见他带有醉意（这在我们那儿可被视为一个闻所未闻的奇迹）；对待女性，他十分的倾慕，但他的身上又有一种处女般的羞怯感。^[1]

除了您信中所提及的那些小说外，伊万·彼得罗维奇还留下了大量的手稿，那些手稿一部分在我这里，一部分被他的女管家在家里派作他用了。比如，去年冬天，女管家那间厢房的所有窗户上，就糊着他的一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的第一部。上面提及的那些小说，像是他最初的试笔。据伊万·彼得罗维奇所讲，这些故事大多是真实的，是他从不同的人那里听来的。^[2]但是，故事中的姓名几乎都是他虚拟的，村落之名则借用了我们附近的地名，因此，我的村子也在一个地方被提到了。这一做法，不是出于某种恶意，而均是由于想象的贫乏。

一八二八年秋天，伊万·彼得罗维奇患了感冒，忽冷忽热，后转化成了热病。我们县里的那位医生医术高明，尤其擅长鸡眼之类疑难病症的医治，但尽管这位医生作了顽强不懈的努力，伊万·彼得罗维奇还是去世了。他死在我的怀里，年仅三十，他被安葬在戈柳希诺村的教堂墓地里，紧挨着他逝去的父母。

伊万·彼得罗维奇中等身材，眼睛是灰色的，头发是淡褐色的，他鼻子直挺，面色苍白且消瘦。

这些，我尊敬的先生，关于我去世的邻居

[1] 接下来原有一段趣闻，我们认为它属多余，故没有刊载；不过，我们要请读者相信，那段趣闻不具任何有损于伊万·彼得罗维奇·别尔金之名声的性质。——普希金原注

[2] 其实，在别尔金先生的手稿中，作者在每篇小说后均亲笔标明：此为我从某某人（官衔或职位以及姓名的缩写字母）处听得。我们现抄录于此，以饕好奇的研究者。《驿站长》是九等文官 А.Г.Н. 对他讲述的，《射击》为中校 И.Л.П. 所讲述，《棺材匠》为店伙计 Б.В. 所讲述，《暴风雪》和《村姑小姐》为少女 К.И.Т. 所讲述。——普希金原注

和友人的生活方式、事业、性格和外貌等，这便是我所能记起的一切了。但是，如果您有意引用我的这封信，我恳请您无论如何不要提起我的名字；因为，虽然我一向对作家们非常敬重、爱戴，但仍认为去博此虚名毫无必要，且与我的年龄也不相宜。顺致真诚的问候。

一八三〇年十一月十六日

于涅纳拉多沃村

我们有义务尊重我们作者的这位可敬友人的愿望，我们因他为我们提供的这些材料而向他表示最诚挚的谢意，并希望公众能珍视这些文字中所包含的忠诚和善意。

亚·普^[1]

射 击

我们开了枪。

——巴拉丁斯基^[2]

我发誓要按决斗的规则向他射击
(在他之后还剩下我的一枪)。

——《宿营地的傍晚》^[3]

—

我们驻扎在××镇。一名军官的生活是大家所熟悉的。早上是操练和驯马；中午在团长家或犹太人开的小铺里吃午饭；晚上是喝酒和打牌。在××镇没有一家经常宴请客人的府邸，也没有一位待嫁的姑娘；我们经常聚会，在聚会的地方，除军服外不见他物。

只有一个人，他虽非军人却又是我们这个圈子里的人。他将近三十五岁，因此我们都视他为长者。丰富的阅历使他在我们面前具有许多优越之处；此外，他常常带有的忧郁，他果断的性格和尖刻的话语等，都对我们这些年轻的脑袋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他的经历笼罩着一层神秘色彩；他像是一个俄国人，却取了一个外国名字。

他曾在骠骑兵中服过役，甚至还有过好运；谁也不知道，他为何退了伍，落户在这个贫穷的小镇上。在这里，他生活得既贫困又大方：他总是徒步行路，身上老是穿一件破旧的黑色外衣，却经常宴请我们团所有的军官。是的，他的午宴只有两三个菜，是由一个退伍士兵做的，但席上的香槟酒却能流成一条河。谁都不清楚他的财力和收入，谁也不敢向他打听这方面的事。他有许多藏书，多数是军事方面的书，也有一些小说。他很乐意把那些书借给别人读，从不往回要；但是他借别人的书也从不归还。他的一项主要的操练是手枪射击。他房间的墙壁上满是弹孔，像蜂窝似的。丰富的手枪收藏，是他居住的那间寒酸的泥屋中唯一的奢侈品。他的枪法好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如果他提出要一枪把某人帽子上的一只梨射下来，我们团里的每个人都敢于把脑袋摆到他的前面，我们的谈话经常涉及决斗；而西尔维奥（这就是他的名字）从不参与这样的话题，当别人问起他是否与人决斗过时，他干巴巴地回答说有过这样的事，但不愿谈细节，看上去他对这样的提问很反感。我们猜想，他的良心上一一定横亘着他那可怕枪法的某个不幸的牺牲品。不过，我们从来不曾怀疑过，他的身上会有某种类似胆怯的东西。有一些这样的人，仅凭他们的外貌，人们便可以消除上述那样的怀疑。可是，一件意外的事件却使我们大家吃了一惊。

一次，我们十来个军官在西尔维奥家吃午饭。我们像往常一样地喝酒，也就是说，喝了许多酒；饭后，我们请主人坐庄设赌。他推辞了好久，因为他几乎从不摸牌；最后他终于吩咐取牌，他将五十来枚金币撒在桌子上，便坐下来发牌。我们围在他的四周，赌局开始了。西尔维奥有一个习惯，就是在赌牌时保持绝对的沉默，他从不与人争论，也从不解释。如果下注的人算错了，他会立即补足余款或记下多出的数目。我们早已知道这一点，便不去妨碍他按自己的方式行事。但是我们中间有一位不久前才调来的军官；他在赌牌时，心不在焉地在纸牌上多折了一个角。^[4]西尔维奥拿起粉笔，按自己的方式记清了账。那军官认为他弄错了，便开始解释。西尔维

[1] 即亚历山大·普希金。

[2] 引自俄国诗人巴拉丁斯基（1800—1844）的《舞会》（1828）一诗。

[3] 《宿营地的傍晚》（1822）是俄国作家别尔金舍夫—马尔林斯基（1797—1837）的一部中篇小说。

[4] 在纸牌上折一个角，表示下四分之一的赌注。

奥默默不语地继续发牌。那军官失去了耐心，拿起板擦儿，一下擦去了那他认为是不应当记在他名下的账目。西尔维奥拿起粉笔，又重新写上了。那位被酒、牌局和同事们的哄笑弄昏了头的军官，认为自己受到了很重的侮辱，疯狂之中，他从桌上抓起铜烛台，向西尔维奥扔去。西尔维奥躲了一下，差一点被击中。我们慌乱了起来。西尔维奥站起身来，愤怒得脸色发白，两眼冒火，他开口说道：“亲爱的先生，请您出去，您得感谢上帝，这事正好出在我家里。”

我们都不怀疑这事的后果，我们认为那位新同事将被打死。那军官在走出房间的时候说道，他准备对这次屈辱做出回答，怎样行事，随庄家先生的便。赌局又持续了几分钟，但是我们感到主人已经无心赌牌，便相继走开，回宿舍去了，一路在议论着即将出现的空缺。

第二天驯马时，我们正在询问那个可怜的中尉是否还活着，那中尉本人却出现在我们中间；我们便向他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他回答说，关于西尔维奥他尚无任何消息。这使我们感到吃惊。我们去了西尔维奥那里，见他正在往一张钉在大门上的爱司牌上一枪接一枪地射击。他像往常一样地接待了我们，对昨天的事只字未提。三天之后，中尉还活着。我们惊讶地询问道：难道西尔维奥不决斗了吗？西尔维奥没有提出决斗。一个非常轻描淡写的解释就让他满足了，他讲和了。

这使他在年轻人的口碑中身价猛跌。年轻人最不能原谅的就是缺乏胆量，他们认为勇敢是一切人类美德的顶峰，是能使所有可能的恶习得到宽恕的手段。然而，这件事渐渐地被人淡忘了，西尔维奥又恢复了从前的影响。

只有我一个人已无法再接近他了。我生来就具有浪漫的想象力，在此之前，我比任何人都更倾心于这个人，他的生活像一个谜，我觉得他就像是一个神秘故事里的主人公。他也喜欢我：至少，只在与我一人交谈时，他才会抛开他常用的那种尖刻的语言，而带着善意和不同寻常的友好态度来谈论各种事情。但在那个不幸的夜晚之后，我便认为他的名誉有了污点，由于他自己的过错，这个污点没有被洗去。这个念头一直没有离开我，它妨碍我和他像从前那样来往；我不好意思